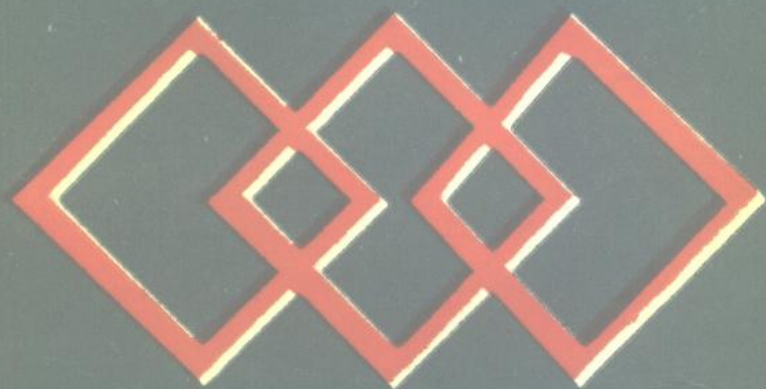


跨境语言研究

Studies on Languages Across Borders

主编 戴庆厦

Edited by Dai Qingxia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The CUN Press

跨境语言研究

Studies on Languages Across Borders

主编 戴庆厦

Edited by Dai Qingxia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北京·1993

The CUN Press

Beijing, 1993

责任编辑:马加林

封面设计:李金文

07167/21

跨境语言研究

主编 戴庆厦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6.0625 印张 155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2000 册

ISBN 7-81001-670-9/H·46

定价:5.30 元

目 录

论“跨境语言”	戴庆厦、傅爱兰(1)
傣语与国境外的近亲语言	张公瑾(19)
越南依语与广西壮语语法比较	李锦芳(36)
越南北部的布依族及其语言	周国炎(49)
——越中布依语对比研究	
跨国苗语比较研究	
——川黔滇苗语国内与国外的比较	熊玉有(59)
国外瑶族使用瑶语的情况	盘承乾(71)
我国傈僳语标准音与泰国傈僳语的语音比较	陈嘉璘(80)
兴颇语和景颇语	戴庆厦(92)
跨境维吾尔语词汇之异同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喻 捷(101)
论俄语对中外哈萨克语的影响	丁石庆(118)
境内外哈萨克语的初步比较	王远新(131)
朝鲜语的跨境变异	崔宰宇(154)
中亚的东干族及其语言文学	胡振华(166)
我国跨境语言的文字	李炳泽(184)
后记	(188)

Contents

Dai Qingxia & Fu Ailan	Languages across borders (1)
Zhang Gongjin	The Dai language and closely related languages abroad (19)
Li Jinfang	The grammar of the Nong [in <i>pinyin</i>] language in Vietnam and the Zhuang language in Guangxi: A comparison (36)
Zhou Guoya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uyi (=Bouyei) language in China and northern Vietnam (49)
Xiong Yuyou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varieties of the Miao(=Hmong) languag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59)
Pan Chengqian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Yao(=Mien) language by overseas Yao people (71)
Chen Jiaying	A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of standard Lisu in China and Lisu in Thailand (80)
Dai Qingxia	Singhpo and Jinghpo (92)
Yu Jie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ount of lexic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Uighur varieties across borders (101)
Ding Shiqing	A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on Kazakh varieties in China and abroad

		(118)
Wang Yuanxin	Kazakh as a language across borders : 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131)
Cui Zaiyu	Differences among Korean dialects across the Sino-Korean border	(154)
Hu Zhenhua	The Dun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66)
Li Bingze	Orthographies of languages across the Chinese borders	(184)
Postscript		(188)

论“跨境语言”

戴庆厦 傅爱兰

跨境语言 (languages across borders) 是指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语言 (主要是相接壤的不同国家)。比如, 哈萨克语主要分布在中国和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拉祜语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 5 个接壤国家, 哈萨克语和拉祜语都是跨境语言。这里所说的跨境, 是指历史上由于民族迁徙、国界的确定而形成的不同国境的成群成片的语言分布。至于由于种种特殊原因零星移居异国者所使用的语言, 则不是跨境语言。此外, 跨境语言还包括非接壤国家的同一语言, 如苗语除分布在中国、泰国等亚洲地区外, 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也有分布。

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所使用语言属于跨境语言的民族有蒙古、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瑶、哈尼、哈萨克、傣、傈僳、佤、拉祜、景颇、柯尔克孜、布朗、塔吉克、怒、乌兹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京、塔塔尔、独龙、赫哲、门巴、珞巴等 30 个民族。这些民族所使用的跨境语言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有的只跨两个国家, 有的则跨好几个国家。如怒语、独龙语跨中、缅两国、傣 (泰) 语跨中、越、老、缅、泰 5 国。二、使用人口不一, 有的是境内比境外多, 如藏、苗、瑶、壮、哈尼、拉祜、佤等语言, 中国使用哈尼语的人口有 1253952 人, 越南只有 9500 余人, 老挝也只有一万人左右。有的是境外的比境内的多, 如朝鲜、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京、景颇等语言, 中国使用景颇语的人数只有 3 万余, 而缅甸有 60 万人。三、大多数跨界语言名称一致, 而少数则不一致。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他称上和汉字的表达上。如, 景颇语在缅甸有两个名称, 一是景颇族自称的“景颇语”, 另一是缅甸

人、英美人所称的“克钦语”(Kachin),在国际上,“克钦语”更为通行。哈尼语在泰国的他称为“阿卡语”。泰国所使用的傣语,我国写成“泰语”,以示与中国的傣语相区别,因为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分化久远,可视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吉尔吉斯共和国用的吉尔吉斯语,其实与中国的柯尔克孜语是同一种语言,但习惯上已采用不同的写法。一百年前移居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回族已改称东干族(俄国人、日本人对他的称呼),所使用的语言也改称东干语(有的学者认为东干语已不是汉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四、跨境的情况不同,大多数民族相邻而居,其语言分布是连续性的,如蒙古、朝鲜、景颇等;但也有少数是不相邻的,中间隔着别的民族,其语言分布是非连续性的,如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回族和中国的回族并不相邻而居。五、跨境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历史较短,“从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国的跨境民族及其语言来看,现在的国界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划定的,时间不长。而且国界划定之后,这些民族的分布地域基本未变,在地理上他们仍居住在相互连接的地域内”^①。有的历史较长,后来发展成为不同的语言。如英语和德语原是一种语言——日耳曼语,后来分化为不同的语言五至六世纪时,英国先民盎格鲁撒克逊、朱特等部落当时在丹麦、荷兰一带,后来迁到英伦三岛定居,与当时居住在中、欧地区的日耳曼人断绝了联系。这样一来,语言差别就大了,发展成了不同的语言。六、跨境语言中,有的差别小,有的差别大。这取决于跨境时间长短、接触是否密切、周围语言影响大小等因素。如中国的景颇语和缅甸的景颇语差异很小,因为二者跨境时间不长,相互间的接触很密切。而中国的傣语与泰国的泰语则差别较大,因为跨境时间较长,二者的接触较少。

同一语言跨国境而分布是世界上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这是因

^① 引自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本文多处参考此书。

为民族和国家不是一个等同概念，各有不同的特点，民族的界线与国家的界线也往往不是等同的。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同一民族有可能跨国境而居，成为跨境民族，其使用的语言也就成为跨境语言。所以说，跨境民族、跨境语言是一种历史范畴，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民族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将会随着国家、民族的长期存在而存在，进一步发展而发展。这一社会现象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民族学、语言学所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研究跨境语言，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同一语言，尽管具有历史上由于相同来源而留下的共性，但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主要指所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民族政策、民族语文政策的情况），不同的语言环境（主要指周围语言的特点及相互影响程度），往往会出现一些变异。变异小的出现土语差异，变异大的出现方言差异，乃至演变成不同的语言。因跨境引起的语言差异不同于因地理分布而引起的方言差异，也不同于社会阶层、行业不同而引起的社会方言变异，而具有自己的特点。研究语言与国界的关系，这是研究语言变异的一个全新的角度，必将为语言变异理论提供新的内容。

研究跨境语言还有其重要的实用价值。首先，对研究跨境民族的族源有重要参考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一些跨境民族，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一些跨境民族的族源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而族源的研究，必须综合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境语言的研究成果往往能为科学地认识跨境民族族源提供有力的证据。由于跨境民族问题比较敏感，有时容易引起民族纠纷，甚至引起两国争端。因此，研究跨境民族的形成、迁徙及发展，从中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边疆，还能为正确地解决边境纠纷提供理论、政策的依据。其次，研究跨境语言，对边疆地区民族语文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观念往往不同于非跨境民族，跨境民

族在认识本族语言的功能、发展趋向以及语言规范、文字改革等问题时，容易考虑境外同一语言文字的因素，而非跨境民族则没有这种考虑。面对跨境语言这一客观存在现象，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怎样看待二者的差异，使用的文字是否要统一，语言规范工作中如何考虑境外语言的特点等等，这些都是边疆地区民族语文工作必需解决的问题。

二

跨境语言的变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久而久之出现了语言上的变异。这种变异的性质如同方言、土语的差异。不过，由于国界阻隔，其变异比一般方言、土语的变异更快。二是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造成的变异，这是社会语言学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但这两种变异常常融合、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区分。

影响跨境语言变异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跨境时间的长短、两侧居民交往的疏密、两国关系状况、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受本国主体民族影响的大小，等等。一般说来，跨境时间长的，两侧居民交往少的、受主体民族影响大的，语言变异往往大些，反之亦然；两国关系好的、两侧居民来往密切的，语言变异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周围其它非主体民族接触频繁的，语言容易产生变异。

（一）词汇变异

跨境语言的变异在词汇上表现最为明显。因为词汇反映社会的特点最敏感、最迅速。由于跨境语言分布于不同的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因而在用词以及构词特点上会有些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所相邻的主体民族不同或接受文化影响的民族不同，借词的来源出现不同的特点。即使都是使用本语材料构造新词，也会因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习惯不同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下面举些语言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先以苗语为例。我国跨境的苗语主要是苗语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这个次方言主要通行于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广西西部和云南全省。在国外，与川黔滇次方言相近的苗语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菲律宾以及西方的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地区。国外的苗族都是从中国迁去的，分离的时间只有 100 多年。但境内和境外的苗语已有一些差别，在词汇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借词和创造新词两方面。借词上，国内苗语主要借汉语，国外苗语有借老挝语的、有借泰语的，也有借英语的。例如：①

国内苗语	国外苗语	词义
fei ¹³ tɕi ⁴³	ɕo ³¹ hoŋ ²⁴ (借老挝语)	飞机
tien ²⁴	fai ³³ fa ⁴³ (借老挝语)	电
ɕi ²⁴ pien ⁴³	tha ³¹ haŋ ²⁴ (借泰语)	士兵
tɕoŋ ⁴³	moŋ ³³ (借泰语)	钟
zen ³¹ haŋ ³¹	mpen ³¹ (借英语)	银行
tshi ³¹ tai ²⁴	ka ³¹ se ⁵⁵ (借英语)	磁带

有的概念，中国苗语借用了汉语，而国外苗语没有这方面的词。如 thu⁵⁵ka⁵⁵ “土改”、tʂhau⁴³sen⁴³ “超生”。国外有 e³³khau³¹ “英亩”、mi³³sa³³ “弥撒”这类词，国内没有。

在创造新词上，国外苗语比国内苗语多一些，所创新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例如：

ke ⁵⁵ tsu ³¹ fu ²⁴	政治	tɕo ⁵⁵ lau ¹³ tsa ¹³	冷战
道 掌管护		战 争 冷	
tʂhe ⁴³ lou ⁴⁴	坦克	so ⁵⁵ toŋ ³¹	电话
车 铁		线 锅	
noŋ ⁴³ tʂhaŋ ⁵⁵	细胞	kua ⁴⁴ qa ³³	污水
种子 血		汤 脏	
lheu ⁵⁵ tsa ¹³	冰箱	tɕa ⁴⁴ ʂa ⁴⁷	希望
缸 冷		放 心	

① 苗语的材料由熊玉有同志提供，特此致谢。

在固有词的沿用上，国内苗语和国外苗语不一致。有的词，国内苗语还说，而国外苗语已不说或很少说。例如，ntou³³nti⁵⁵“打毽子”、ŋtɕua²⁴“煤”。国外苗语仍说、国内已不说或很少说的如hua⁴³tɕua⁴⁴“气候”、tɕua⁴³kaŋ⁵⁵“本事”。此外，有的词两地意义不同。如tlua⁴³₀，国内苗语只当“影子”用，而国外苗语还有“照片”义，tau²⁴nte³¹，国内苗语指“以前”，而国外苗语则指“以后”。

再看看跨境的景颇语的词汇变异情况。景颇族分布于中缅两侧已有数百年历史。由于长期以来两地居民互市、互婚，密切往来，因而语言差异不大。近百年来，境内境外的景颇族又使用相同的文字，这也制约了语言的分化。但他们分居两国，各自所在国家的语文规范情况不同，主体民族不同，社会特点不同，所以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也存在一些特点。词汇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1. 在新词术语的借用上，中国景颇语多借用汉语，而缅甸景颇语多借用缅语、英语（中国景颇语也有借自缅语、英语的词汇）。比如：①

中国景颇语	缅甸景颇语	汉义
ganbu	geda	干部
zenfu	asuya	政府

缅甸景颇语使用英语借词时，有的还在括号弧内加注本语词。例如：proffessor (sara jauhpa)“教授”、doctor (ninghkrin satang)“博士”。有的借词则出现在括弧里用来加注。例如：machye machyang (knowledge)“知识”、pat ningja (microscope)“显微镜”、Mungkan Wunpawng Rapdaw Hpung (United Nation)“联合国”。

2. 使用专有名词时，中国景颇语区分较细，不同概念用不同的词表达；而缅甸景颇语则比较笼统，不同概念可用同一个词表达。例如，缅甸景颇语用 du salang“头头”一词表示各种有地位、有职务的人，而中国景颇语则必须按不同的职务使用不同的词，如部长、局

① 这一节的景颇语例子用景颇文表示。

长、处长、县长等等。再比如，缅甸景颇语的 sara “老师” 使用比较广泛，可用于“师辈、师傅、有知识的人”等等，而中国的景颇语只用于“教师”。

3. 年、月、日的表示上，缅甸景颇语加入英语的月份，而中国景颇语只用本语词，如“1997 年 9 月 20 日”，缅甸景颇语说“1997ning august shata 20 ya shani”，而中国景颇语说“1997 ning shata 9, 20ya shani”。

4. 在词语组合上，中国景颇语多受汉语影响而改变传统的组合方法，缅甸景颇语则保留传统的组合方式。比如，“佩刀”，缅甸景颇语仍用 nhtu (刀) hpye (佩)，而不少中国景颇族改用 nhtu (刀) gun (背)；又如“脑子灵”，缅甸景颇族用 myit (心) let (灵)，而一些中国景颇族则改用 bonu (脑) let (灵)。

瑶族是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主要跨境民族之一，跨居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 5 国。瑶族自称很多，这与其使用语言的差异密切相关。自称相同的，语言相同或很接近；自称不同的，语言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差异。比如，泰国自称“由勉”、“勉”的瑶族所使用的勉语和中国瑶族使用的勉语很接近，在语音系统上基本相同，词汇上略有差异，泰国勉语除仍保持古汉语借词外，还借用了一些泰语词，如 mo¹³ “医生”、nam³³ “河”、fai³³fa:³³ “电筒”、muŋ⁵² “城镇”、ma¹²muŋ³¹ “芒果”。有的新词术语，中国勉语和泰国勉语的造词方法有些不同，例如：

中国勉语	泰国勉语	汉义
ho ⁵² tshie ³³	tuo ²³¹ tshie ³¹	火车
mo ³³ tho ¹² tshie ³³	thia ³³ dən ³³	摩托车
man ¹² ku ³¹	muŋ ⁵² khok ⁵²	曼谷

中国的傣语与泰国的泰语“在 2002 个单音节比较词中，同源的有 1403 个，占 70%，……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文化词，两种语言有一些是共同借自汉语、巴利语和梵语的，但大多数是不相同的。”由于这两种语言各自处于不同的国家，在词汇上出现了一批异源词，其

原因与受不同的语言影响有关。在老借词中，借自巴利语、梵语、汉语的，大多相同，而新借词则因所借语言不同而不同。中国傣族与汉族关系密切，多借汉语；而泰国泰族多借英语、巴利语、梵语。^① 比如：

泰语	傣语	
park (英)	koŋ ⁶ jeŋ ⁴ (汉)	公园
bəmp ^{2.1} (英)	ma:k ⁹ tək ⁹ (本语)	炸弹
bol ^{2.1} (英)	ma:k ⁹ lum ² (本)	球
rat ⁸ ta ⁷ ba:n ^{2.1} (巴利)	tsən ⁵ fu ² (汉)	政府
tək ¹⁰ tə ^{3.1} (英)	mə ¹ ja ¹ (本语)	医生

有些词泰语不借，而傣语借汉语。如：

泰语	傣语	
fai ² fa ⁴	tən ⁵	电
pla ⁷ thət ⁸	phau ⁵ tsa:ŋ ⁵	鞭炮

有些词虽然都借汉语，但来源不同。如：

泰语	傣语	
phui ¹ fai ³	pha ³ mən ⁴	棉絮
被 (借) 棉花	帕 (借) 棉	
thuŋ ⁷ thau ³	va ³	袜子
袋 套 (借)	袜 (借)	

即使两地都是用本语材料构造新词，也会因为两地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不同而出现差异。如：

傣语	泰语	
ka:p ⁹ bə ³	phi ¹ swa ³	蝴蝶
笋叶 毒	鬼 衣	
xo ³ ju ⁵ ha:u ² kin ¹	tshi ² vit ⁸ khwa:m ² pen ^{2.1}	生活
节 住杆 吃	生命 内容 活	

① 泰语和傣语的材料引自罗美珍《傣、泰词汇比较》，载《民族语文》1988.2。

(即“吃住之事”) (即“活命之事”)

po⁶ hai⁶ mɛ⁶ na² tsha;u² na² 农民

父 旱地 母 水田 居民 水田

(即“田地之父母”) (即“农村居民”)

“就构词法来说,泰语较多地保留派生的方式,构词的前缀比傣语丰富。傣语则更多地使用复合法,特别是动词的复合比泰语多。这可能同傣语受汉语更多的影响有关。”^①

蒙古国建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改用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但中国蒙古族一直使用从回鹘式蒙古文演变而来的老蒙古文。蒙古国的标准蒙古语与中国标准蒙古语的差异主要在词汇上,其中主要是借词的不同。半个世纪以来,在新词术语上,蒙古国蒙古语主要从俄语吸收国际通用语,而中国蒙古语大多是自造或向汉语借用。如:^②

蒙古国蒙古语	中国蒙古语	
armi	tʃ 'ərig	军队
akt	gərətʃ 'i	证明书
agent	t 'θlθgələgtʃ 'i	代理
agrənəm	t 'arijaləŋ in vhaŋan	农学
ba:tʃ	sa sʊri	基地
bentʃin	tʃ 'ijou	汽油
brəŋzʃ	gauli	青铜
səmə	lijan	连
batelijə:n	jiŋ	营

我国的朝鲜语和朝鲜、韩国所使用的朝鲜语已出现一些差异,最明显的差异也是在词汇上。朝鲜强调主体性,尽可能用固有词。韩国则较大量地使用现有的汉字词。我国朝鲜语受汉语影响较大,更

① 引自罗美珍《傣、泰词汇比较》,同前页注。

② 蒙语材料由宝玉柱同志提供,特此致谢。

大量地吸收和使用汉语词。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1. 中国、韩国用汉字词而朝鲜以固有词的标准语词。如：

中国、韩国	朝鲜	汉泽
oksusu (玉蜀黍)	kang naeng	玉米
kachuk (家畜)	cipcimseung	家畜
phihyeokkongcang	kacukikimkongcang	皮革工厂

2. 由于社会因素不同，同类概念用不同的汉字词。如：

韩国	朝鲜	中国	汉泽
cangkwan(长官)	pucang	pucang	部长
konghang(空港)	pihaengzang	pihaengzang	机场
kukmin(国民)	inmin	inmin	人民
kukminkyongce (国民经济)	inminkyongce	kukminkyongce	国民经济
sango(上午—书面语)	ocean(午前)	ocean(午前)	上午

3. 中国特有而朝鲜、韩国不用的汉字词。如：cachicu “自治州”、minpyeong “民兵”、kongankuk “公安局”、hapcakieop “合资企业”。

4. 中国朝鲜语语词的汉字词有些因受汉语影响而发生语义变化。如：

tokcho (毒草) 朝鲜语原指“有毒之草”、“厉害的烟草”。中国朝鲜语受汉语影响，产生“有坏影响的作品”这一新义项。

huseol (喉舌) 原指“喉与舌头”，后又指“言论机关”。

thumyeongto (透明度) 除基本义外，后还指“公开的程度”。

kongsin (功臣) 原指对封建皇帝和国家有功之臣，受汉语影响，又指对人民事业有功之人。

不仅汉字词有这种现象，固有词也有受汉语影响而产生新义的情况。如：

① 本文所用朝鲜语材料及观点均由宣德武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pottari 原指“包袱”，因受汉语“包袱”一词引申义的影响，也指“思想精神的负担”。

pulkutengi 原指“烧着火的坑”，受汉语“火坑”语义的影响，又指“悲惨的生活环境”。

(二) 语法变异

跨境语言在语法上也会出现某些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些是语言本身分化的结果，有些是不同语言影响的结果，而有些则很难区分。比如，境内、境外的苗语在词法、句法上都有一些变异，词法上最明显的差别是修饰结构，国内苗语修饰结构的词序多为修饰语加中心语，而国外苗语则仍为中心语加修饰语，如“很好”、“苗文”两个词，国内苗语说 hen^{55} （很） $zoŋ^{44}$ （好） $mōŋ^{43}$ （苗族） $nteu^{55}$ （书），国外苗语则说 $zoŋ^{44}$ （好） hen^{55} （很）、 $nteu^{55}$ （书） $mōŋ^{43}$ （苗族）。句法差别主要是语序不同，如“我一月份去”，国内苗语说 ko^{55} （我） lo^{43} （个） i^{43} （一） li^{33} （月） $mōŋ^{13}$ （去）；国外苗语则常说 ko^{55} （我） $mōŋ^{13}$ （去） lo^{43} （个） i^{43} （一） li^{33} （月）；“他比别人聪明”，国内苗语现在常说 nu^{13} （他） pi^{55} （比） $lu^{24}to^{13}$ （别人） $ŋtse^{44}$ （聪明），国外苗语则只说 nu^{13} （他） $ŋtse^{44}$ （聪明） $tlua^{44}$ （过） $lu^{24}to^{13}$ （别人）。在复句的主从顺序上，二者也有些差异，国内苗语一般与汉语相同，多数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而国外苗语则多与英语相同，主句在前从句在后。

(三) 语音变异

跨境语言在语音方面往往也有些不同。但跨境时间不长的语言，音位系统往往还比较一致，只是由于借入主体民族语言的一些新术语而增加不同的声母、韵母。比如，国内苗语由于受汉语影响，增加了 W 声母以及不少专拼汉语借词的韵母，使得国内苗语的韵母增至 22 个，而国外苗语只有 12 个韵母。除借词上的差异外，有些本